



火

宅

HUOZHAI

盛可以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7577433

I247.5

S474

火

宅



盛可以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757743

5

©盛可以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宅/盛可以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3. 7
ISBN 7-5313-2589-6

I. 火… II. 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1420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)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 × 203mm	印张: 9.5 插页: 2
字数: 205 千字	印数: 1—15 000 册
2003 年 7 月第 1 版	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朱洪海 朱立红 责任校对: 白 光
封面设计: 尹正阳 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从亡灵的隐秘深处
犹如从无比遥远的国度
时常隐隐约约地传来
凄凉的曲调和飘荡的回声

你不能将她遗忘

我不能将她遗忘

——题记

第一章 猪圈里的童年

有一条路，从枫林镇边上，一直往西延伸，像是从小镇这个葫芦口里倒出来的水，慢慢地流淌，变细，然后绕着一座山，盘旋而去，消失在蒿草丛中。

球球就是从这里走过来的。

小时候，球球的母亲牵着球球，在这条路上，缓缓地往葫芦里靠近，或者说是葫芦把母女俩慢慢地往肚子里吸。母亲牵着球球行路时，是沉默的。她们从洞边过。从溪边过。从茅屋过。从小桥过。一路沉默。偶尔的水流声，给脚步伴奏。被踢中的石子，滚两下，没入草丛中。路走起来有点枯燥，有一段路还特别荒凉，但是有时候，忽然一朵红花，就使球球惊喜得喊出声来。球球最爱走桥。那是架在溪上的旧木桥，人在上面行走，发出轧轧的声响，就像有人正抬着大轿而来，人若故意在上面摇晃，声音就如嘈杂的鸟叫。桥下水流汨汨，看久了就有点昏眩。

第一次过桥时，球球五岁。那时，球球觉

得桥窄，桥长，桥险，即便是母亲牵着，也挪不动一步。是母亲把她背过去的。母亲的脊背像牛一样平稳。但是，走到桥中间，母亲骂了她。没用的家伙，尽给老子添累，扔了算了！母亲边骂边用手掐球球的屁股。球球双手紧紧地箍住母亲的脖子。球球觉得，因为她死死地箍住母亲，母亲才没有把她扔下桥去。再大一些，球球敢在桥上行走了，并且跑步前进，还能替母亲扛东西。球球长大后，母亲胖得厉害，走在桥上，桥呻吟得厉害，并且痛苦地弯曲了身体。后来，母亲干脆不怎么走动，到镇上的小买小卖的活，都吩咐球球办了。

总算有点用了，老子没白养你。母亲这么夸奖球球。母亲的嘴唇，皮肤，都是红薯的颜色。母亲的身体也像红薯。母亲就是一只大红薯。她脖子以下，大腿以上，粗壮、圆滚、多肉。如果母亲是一棵树，那么把这一段锯下来，再把中间掏空，就是一个现成的大水桶。父亲得痲病死的那年，球球才一岁多。父亲一死，母亲的脾气就暴躁起来。但母亲只对球球发火，好像球球是家里的克星，克死了父亲，克得母亲早早守寡。球球的哥哥们智力明显偏弱，但结婚生子这样的事一点也不含糊。十八九岁时，都结了婚，盖起了自己的茅屋，像牛一样埋头过起了自己的生活。

球球是在猪圈里长大的。两个哥哥只管自己到处野，不肯带球球，母亲一干农活，就把球球关在猪圈里。猪圈里有头花母猪，有一身黑白花朵和永不消失的奶水味。开始花母猪声音浑厚，朝球球嗷嗷直叫，把球球吓得哇哇大哭。哥哥们在猪圈外观赏，乐得哈哈大笑。花母猪不像母亲那样肥硕，可能也没有母亲那么重，但它有生之年，从不拒绝怀

孕。每次，当邻村那个两泡眼屎，一嘴泡沫的老头把公猪赶过来，向母亲吹嘘公猪品种如何优良，保证能生一窝牛一样健壮的小猪崽时，母亲就欣喜地打开猪圈，帮老头把公猪赶到母猪身边。猪在交配，母亲和老头就开始计算不久的将来，一窝猪崽的数量，以及可以换得的人民币。花母猪下崽过多，两排乳房被小猪崽们扯得松松垮垮，和母亲的乳房一样，拖到地上。当然由于母亲是直立的，她的乳房只是将要垂到腰际。花母猪是温和的，它全身的脂肪都化做了母爱，奉献给了它的孩子们。花母猪是伟大的。即便是它毫无力气，躺下来，它也会将所有的乳房都袒露在外。

球球在猪圈呆的时间一长，花母猪就不再对她嗷嗷叫，而是用嘴蹭她，嗓子里发出“嗯嗯嗯”的声音。它把她当做了它的孩子。花母猪的耳朵也像乳房耷拉。球球就抓花母猪的耳朵。一群花的白的猪崽，一会儿围着球球，一会儿跑开，一会儿尖叫，猪圈就像个儿童乐园。球球在猪圈里爬，一步一晃地走。有一回，球球吃着花母猪的奶睡着了，她的哥哥们看见，笑得在地上打滚。哥哥们把这事告诉母亲，母亲就骂球球，没用的家伙，人和猪都不分，真是贪吃到了极点！球球听不太懂，只觉得母亲在斥责她，做了很不体面的事。

球球喜欢了猪圈的味道，准确地说，是喜欢了母猪身上的奶味，包括那些小猪崽。她觉得它们都很香。它们的粪便不臭，球球当球玩耍，有时往嘴里塞。猪窝里的草，统统被猪嚼过一遍，上面留着它们的唾液。当草慢慢地变成草屑时，母亲才换来新鲜的稻草。那时球球和大猪小猪一样兴奋，和它们一块嚼稻草。球球喜欢那种淡淡的甘甜与清香。

猪崽们饿了吃奶，吃饱了玩奶，把母猪的奶舔得很白，像刚刚洗过澡。没有母亲身上的汗味，鱼腥味。但球球不知道母亲乳汁的味道，她从来没有吃过。球球喜欢母猪身上永远干净的乳房。球球慢慢长大了，书，念一天不念一天，勉强强读到初中时，辍学了。这时，她已经长到一米六的个头，屁股不圆，没肉，胸脯发育不良，就像后山里的一株竹子，直挺挺的。

没用的家伙，我像你这么高时，都能挑谷子了！母亲很自豪。球球挑个空筐都摇摇晃晃，这使母亲很不满意。担子压在球球肩头，她立即一副将被折断的样子。你听，妈妈，我胸口里面像铁铺里的风箱。球球说。母亲便听到风箱的声音从球球的喉咙里传出来。球球小时候受过一次风寒，得了肺炎，喉咙里响，那是哮喘。天气越冷，球球胸口里的风箱抽得越厉害，声音越大。她有时咳嗽，咳起来像一个人站在洞口朝里喊，发出压抑、沉闷的嗡嗡声响。

听到了，听到了，你这个倒霉的家伙，早点嫁出去就好了。母亲说。她挥动手中长长的铁杈，叉起一堆稻草，使劲一扬，她的乳房晃动，肌肉震颤，球球就觉得她被母亲一下子擻出好远。

球球暗自考虑了一下母亲的说法，好像真的想嫁个人，不用再听母亲成天骂骂嚷嚷。十五岁的时候，球球跟着媒婆，顺着干涸的小溪往西走了两三个小时，然后喝了一杯茶，看见了约好的那个男人。用媒婆的话说，这伢子壮实得能拉犁，三天不吃不睡也挑得起百斤稻谷！球球没什么感觉，她甚至都没好好看男人一眼，她好像只是到这里来走一走的。但是，这个时候球球想起了枫林镇，镇上的男人，脸

上干净，衣服总像新的。还有他们眼神，一副什么事情都明白的样子。

城里人。球球想。

但是，为什么非要往西走呢？

从家里往东走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小镇，为什么要往西走呢？球球不明白。去相亲的路上，媒婆就自己唠叨没完，一会儿说这一带原先出没土匪，又怕影响做媒的事，连忙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。

为什么要往西走呢？看着面前的太阳不断地下沉，球球终于问媒婆。

远远地嫁了，回娘家才显亲热。往东也没什么好人家，再往东，那些镇里人，没有哪个会娶乡里妹子。媒婆说。这是她把球球带到了常德境内的原因。

球球木然，像溪里的鹅卵石一样沉默。

她想，这些石头从哪里滚来，在小溪里呆了多少年了。常德和益阳的山区倒没什么不同，只是越往西走，越觉得有一股阴冷往身体里钻。球球有些害怕，像被人扔到了荒山野岭。她想起小镇上花花绿绿的衣服。五颜六色的玻璃柜。宽宽的街道。背篓里孩子好奇的眼睛。

没几天，球球去了一趟枫林镇。母亲装了半篓子红薯，要她卖了，换些菜油回来。球球一路走，一路歇，到了镇上，卖了红薯，买好菜油，肚子就有点饿了。球球不敢乱花钱，怕让母亲知道，又挨一顿狠骂。她背着几斤菜油，在百合街东看西看，走到一棵梧桐树下，小店里飘出的香味使球球挪不动半步。球球站着不动，摸摸口袋，想着怎么瞒过母亲。球球终于在红薯的价格问题上找到了办法。

多少钱一碗？离小店还有四步远，球球朝店里问。她根本没看清碗里的是什么东西。她只是想花点钱填肚子。

两毛，来，吃一碗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乐呵呵地接上话茬。

那时刚过中午，店里人不多，女人把做好的东西端上来，就在球球旁边坐下了。女人皮肤白，不胖不瘦，鼻子很挺，眼睛明亮，有些咄咄逼人。女人和她说话，球球才知道她就是老板娘，碗里的东西叫白粒丸。老板娘说，原来那个妹子刚走，回家嫁人去了，店里忙不过来，有没有兴趣来做服务员？球球一听，愣了，半晌才问，服务员是什么？老板娘说，吃的人来了端盘子，走了抹桌子，没事洗洗碗，磨点米粉，吃住都算店里的。没等老板娘说完，球球就狠命点头，行，我回家问一下我妈，明天我再上来！球球一只手抹嘴，一只手直往裤袋里掏。妹子，好吃吧？不用给钱，这碗我请你，明天等你来！老板娘眼里咄咄逼人的神采没有了，眯成一条线。

球球心里动了一下，忽觉得老板娘很像“妈妈”。

老板娘笑起来真好看。球球想这么说，但没好意思说出来。

回家的路上，球球走得飞快。在旧木桥上，她故意大力地摇晃了几下，听到群鸟乱叫的声音，她很快活。她采了几枝野花，扔进背篓里，用溪水洗了一把脸。溪水从没清澈过，她看见自己的脸，很瘦，微微突出的额头非常饱满，黑辫子很长，发梢扫到水面，和水中的辫子连到一起。球球笑时才发现自己的牙齿难看。母亲说她小时候贪吃，八成是嚼稻草嚼的。球球依稀记得稻草的淡香，只是不明白自己怎么

会去嚼稻草。花母猪在球球四岁那年产完一窝猪崽就死了，没奶可吃的猪崽们紧接着母猪死了。眼看着就要到手的银子化成水，母亲伤心了，又暴躁起来，以骂球球解气。再也闻不到花母猪的乳香，球球比母亲更难过。那一次，球球哭了，但不是以前的任何一次哭，不是那些由于饥饿，恐惧，或者别的原因，而是缘于她内心的秘密。母亲不会了解，别人不会了解。

看见溪边的家时，球球放慢了脚步。由木头横七竖八地搭建的房子，歪歪扭扭，木头已经发黑，破破烂烂，整个房子像一堆废弃多年的东西，随时就要坍塌。只有房顶飘起的炊烟，才证明还有人居住。

像花母猪那样，不断地生产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死是有些悲壮的。花母猪死后，母亲受了一些刺激，再也没养过母猪。但猪圈还在，用来堆放杂物。球球把背篓挂在猪圈的木条上。喂猪的食槽还摆在原来的地方，鼻子已经嗅不到乳香和猪粪的味道。

球球呆了一会儿，就听得母亲从厨房窗口探出头来骂道，磨磨蹭蹭的，现在才回来，死哪里去了！球球这才从背篓里取出菜油，递给母亲，低低地说，死了就回不来了。球球出门前吃一个烧红薯，中午吃一碗白粒丸，没有真正饱过。又走了那么远的路，这时才发现饿得不行。

还顶嘴？母亲恶狠狠地瞪了一眼，几乎是劈手夺过球球手中的油瓶。

我要到镇上当服务员。球球轻轻地咳嗽了一下，她不习惯喊“妈”。

哟？家里养不活你？要到外边去野？母亲的脑袋不见

了，声音从黑洞洞的窗口飘出来。

不是野，是给你挣钱。球球没敢高声。

母亲的头又探出来，脸部浮肿，面色柔和了一点，似乎还有一丝惊奇，像夹心饼干中间的那层奶酪，在浮肿和柔和的夹制下，不太明显。

真的，镇里白粒丸店的老板娘跟我说了。球球以为母亲不信。

一个月多少钱？母亲漫不经心，火钳在灶里捅得嘭嘭作响。

我忘了问。球球的确没问。

每个月交五十块钱回家，其他的你自己留着。母亲头一回这么慈祥。

晓得了。见母亲这么爽快，球球松了口气，侧身进门，身影立刻被房间里的阴暗包围。

第二章 相逢不相识

县长又唱起来了。县长是个女人。县长的歌声把大街上的喧哗压了下去，或者说县长的歌声从人群中漂浮上来。县长唱歌时，万物便凝结了，只有她的歌声流荡，像云雾在山尖缠来绕去，氤氲贴着湖面飘移。县长唱歌的时候，仿佛站在珠穆朗玛峰上，街上的人，街上的物，都在几千米的脚底下渺小，黑不溜秋的脸焕发出兴奋、油亮的光泽。

县长刚吃了一碗白粒丸，抹嘴时，把油汤抹了一脸。因此脸上就黑一道，灰一道。但是，县长的牙齿很白。不要以为县长刚去医院洗过牙，或者用了洁齿灵，波浪型牙刷，黑人牙膏之类的东西。小镇的这个时期，还没有这些东西，没有人想过会有这些东西，或者说，在外面的城市里有这些东西，但小镇人不知道，即便有人知道，也不会想到往牙齿上花钱；就算有人想到往牙齿上花钱，这个人也不会是县长。县长是一年到头不刷牙的，也就是说，县长的牙齿天生完好，好到小镇人忍不住

暗地里嫉妒。

县长唱歌时是拼尽全力的。那时，县长的嘴全部张开，不像唱歌，倒像吆喝。似乎是用过度，县长的嗓子里产生了破音，好像风捅破了窗户纸，忽然漏气。县长不管这个，破音时，就往破里喊，然后在某一个音符突然恢复正常，让听的人措手不及。县长有时也会中气不足，一个音符未完，忽然间泄气，半张开嘴，独自发痴。县长并不羞愧。她唱得随心所欲。她可以中断任何一句，任何一个音符，突然间又开头重唱：“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，十八岁的哥哥呀，坐在河边……等到你胸佩红花，回家庄……”即便是跑了调，县长也满怀重振山河的雄心。

只要县长一唱，球球总忍不住将一只脚伸出店门，探头追寻县长的身影，在背后龇牙咧嘴地鬼笑。球球是白粒丸店的服务员，到镇里不久，一切都新鲜，对癫子也不例外。不过，球球不敢走远，也就是从店里探出半边身子，远远地看，模模糊糊地听，便获得快乐与满足。

有什么东西掉下来，打在球球头上，轻微；一股芳香撞进鼻孔，浅淡。球球抬起头，天空的色彩落在她的眼睛里。于是，她看见了满树紫色的梧桐花，它们在枝头吵闹，彼此推搡。太阳加入了花瓣与树叶间的嬉戏，蹦跳、躲闪，都很迅捷。它们晃眼。枝丫间胡乱悬挂的破烂尿布，大煞风景。

球球悻悻地收回了目光，因这瑕疵。

梧桐叶子不够绿。下一场新雨就好了。收回目光的瞬间，球球连续想了这么两个问题。这样的问题，本不是问题，但球球想得没错，下一场雨，街道和树叶都会干净起来，街道干净了，人的精神与情绪也会干净起来。

这时有人在喊口号。还是县长。县长已经不唱了，在街道中间漫无目的地行走，不时地挥一下手臂，与唱歌时的县长判若两人。县长喊的口号与政治有关，与某次文化革命事件有关。县长喊，喊一阵，默默走几步，拐到墙边，用手指头在墙上胡乱地画，画完仍喊。县长干裂的嘴唇结了一层硬壳，两片嘴皮看起来像塑料做的。球球见那两片假唇一张一合，听不明白，只是觉得有趣，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好玩。

县长的年纪是个谜。

也许六十岁，但是，她灰乎乎的脸上，似乎没有皱纹。也许四十岁，但县长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苍苍茫茫，像冬天结了霜的枯草，在风里瑟瑟地抖动。从县长的手来看，她应很年轻。手有些粗糙，手指头很长，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。

其实，球球并不是真的要听县长唱歌，或者喊口号，她只是爱看县长的牙齿。因为县长除了唱歌和喊口号外，从不和人说话，也只有这个时候，才能看到她的牙齿。县长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女。球球经常这么想。县长要是洗了脸，擦上润肤霜，换上崭新的棉袄，一定是神气活现的。球球有时真想县长干净起来，就像下一场雨，把街道，把树叶濯洗那样，让她看见一个清爽的县长，一个洁净的女人。一个洁净的女人，还带着很“妈妈”的温馨笑容，那样便没有遗憾了。

球球记得，她曾做过一个梦。她梦见自己对县长说，你回家吧，别玩了。然后，她看到县长朝她笑，洁白的牙齿朝她笑。她碰到了县长的眼睛，县长的眼睛也朝她笑，像贴在理发店墙壁上的明星。但是眨眼间，县长就端坐在白粒丸店，并且妩媚地说，给我来一碗白粒丸吧。醒来后，球球记

得县长温柔漂亮的样子，似曾相识。在哪里见过，她一时想不起来。直到某个下午，她突然记起了，梦里那个县长，就是贴在理发店墙壁上的周海媚，便独自乐了一阵。球球做过许多梦，通常不是忘记，便是模糊，只有关于县长的这个梦，一直清晰。县长还是县长，并未见周海媚的靓丽。球球看到的，仍然是个疯子。

球球有点难过。

疯子头发稀少，两条短促的辫子，猪尾巴那么细，麻花一样扭来扭去，就像被太阳烤白后，还粘连在一块的小猪拉的粪便。县长从来不梳头。球球不知道，县长从哪里来。仿佛自打有了这个镇子，县长便存在了。

县长一般睡在白粒丸店前的梧桐树下。

县长很瘦，冬天的时候，衣服里三件外三件地往身上套，也不会显得臃肿。堆在县长身上的衣服种类很多，有男人穿的，女人穿的，孩子穿的，甚至死人身上剥下来的，脏得可以撕揭下另一件衣服。棉絮从裂开的线缝里探出来，县长会扯出来，擦把鼻涕，然后再塞回去。球球不知道“县长”这个名字的来历。不知道县长是本来叫县长，还是因为所有人都喊她为县长，所以她就有了县长这个名字。反正有人喊县长时，如果县长在走路，她就会停顿两秒，并不应答，表情更显麻木；假如县长在低头沉思，她会突然扑哧一笑，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都很荒谬。

县长总是独来独往。想喊时还是喊，声音照旧很大；想唱时仍是唱，唱起来仿佛面前有亿万观众。县长就像一件历史文物，大家已经熟悉她，了解了她，也清楚了她身上所能体现的娱乐价值，不过就是那几句政治口号和一首“九九艳